

许志杰 著



山大

故事

教授

大学

校长

校园

星星

我们

永恒

仰望

山东大学出版

山大故事

许志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大故事/许志杰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607-4915-0

I. ①山… II. ①许… III. ①山东大学—校史—史料
IV. ①G649.2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0417 号

责任编辑:王桂琴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9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文

.....

一年插曲：山东大学

何炳棣

我在 1932 年冬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 1933 年夏考入山东大学，1933 年秋入学，1934 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在山大仅仅读了一年，可是这一年使我终身难忘。

在山大我主修化学，抵校后才知道化学系可能是当时全校最坚强的一个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优等药物化学师执照。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化学无疑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汤先生非常诚恳，不时到一年级定性分析实验室亲切“视察”，回答实验上较难的问题。记得最后几周学习如何化验矿石——从磨粉、溶解以至如何分析无法溶解的渣子，工序和难度都超过清华的大一定性分析。普通化学由傅鹰教授主授。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理论物理造诣很深，尤精胶体化学。他的课要比清华张子高先生所教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幸而那时有高班学长指教私下加读美国大二化学教本，才能在傅先生班上取得高分。傅先生一看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使一般学生不易和他接近。事实上他很幽默，喜欢和同学们谈科学水准和掌故。

除了化学之外，我在山大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英文上，那时外语系主任是梁实秋先生：他决定将一年级新生（工学院的除外）先做一甄别笔试，然后分组上课。笔试第一名是主修化学的张孝侯，他得力于留美回国的哥哥的多年家中教导。张口语和写作都好，免修大学英语文。我考第二名，不免修，分到甲组，教授是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但三番五次地警告我们



决不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尤其不准读出“滚转的 R”(所谓的 *milling r*),一定要学牛津人的“a”。她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 20 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真幸运,这一年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地道的英文口语,改进英文写作。记得全班刚刚读完爱尔兰当代第一作家 James Joyce 的 *Eve-line* 这短篇小说之后,她出了作文题目,叫我们写一篇中国的 *Eve-line*;原著中这女孩大概十八九岁,住在首都柏林,母已丧,父亲是不时发酒疯的工人——她结识了一个跑远洋的水手,两人已有默契,迟早结婚。这次水手回来,坚持两人乘船私奔成婚卜居澳洲。事实上,他已把她说服了,因为无论如何海外两夫妻小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比她目前的生活好得多。可是,直到就要开船了,她仍是半麻痹似的凝望窗外,始终不忍摒弃衰病潦倒的父亲。最后船和汽笛之声都在沉沉暮霭之中消逝了,她才被熟悉的手风琴奏出的凄凉的爱尔兰民歌惊“醒”过来。作文时我只需把都柏林换成胶州湾,把 *Eveline* 换成一个高密海滨的村姑,其余几乎可以照抄,只是完全用自己的词句。一星期后,泰女士在班上大声地叫着说,怎么全班都把题目做错了,全做成社会伦理的评论了,只有 Mr.Ho 写出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背景是胶州湾,情调却又有点像 Joyce。

总之,山大这一年,仅就英文训练和进步而言,已是一生难忘的一年了。

大一国文是游国恩教授主讲,他是江西人,国语很好,学问渊博,讲解深刻动听;可惜我那时精力都放在化学和英文里。由于对游先生印象很深,我离开山大之后一直注意他的行踪:知道他不久转到武汉,最后转到北大。在美国迟迟地才知道游先生与 1946 年被杀害的闻一多先生原来是两位“楚辞”的世界权威,我小小年纪在山大时虽然有眼,但还不能体会出这位老师是座“泰山”。难怪牛津大学郝克斯(David Hawkes)教授英语的“楚辞”名满天下,因为郝是牛津古典文学(希腊、拉丁)杰出的学生,1948~1951 年被选派到北大跟游先生长期研读“楚辞”的。20 世纪 30 年代山大中文系还有出名的古文学家丁山教授,国学方面相当有

名的张熙教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萧涤非教授，萧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此外，赵太侔校长和前校长杨振声先生都是蜚声文艺界颇负时望的。总之，30年代山大的中文系是有声有色的。可惜我在山大的一年，闻一多先生已去清华，抗战期间我和他同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成为邻居，偶尔从谈话中发现他对青岛和山大具有美好的印象。

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住了杰出的王淦昌教授，并抢到由美刚刚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王淦昌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大学深造获博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道他曾任苏联都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是祖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及氢气弹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成功也是山大的光荣。任先生未回国前数年，已经是哈佛大学物理和无线电的专任讲师，那时华人在世界第一流大学任教之后才回国的实在罕见。任先生常和傅鹰先生打网球，我们在旁观看闲谈，无不钦羡，引为山大之荣。

由于年少识浅，那时对其他学系缺乏了解，只知道学校既设在青岛，山大海洋生物方面在国内领先，此外相信其他学系都具有相当水平。短短一年之中的总印象是：山大是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已具基础、规规矩矩、认真教研、正在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之所以一年之后即转清华重读一年级，完全是为了长期准备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考试的便利，亲老家衰更增强了我力求尽速争取出国深造机会的决心。

20世纪30年代前半的青岛和山大生活值得回忆之处甚多：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16足岁的我，在9月初暖而不威的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的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和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泥墙、红瓦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蓝的海，形状和色彩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1985年夏重访青岛，海天依旧，大部建筑都已陈旧了不少，原来楼丛中出现了一些解放后所建灰暗的大砖楼，正如北京北海五龙亭外大



而无当的灰楼群一样,部分地、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原有色调的和谐。

20 世纪 30 年代山大膳食的物美价廉,至今令人艳羡。我包了教职员的伙食,好像是每月 8 元,每日三餐,午晚两餐比一般饭桌多一个大菜。肉类充足,常有海鲜对虾。早晨可以另自出去吃豆浆、烧饼、油条。胶州的大白菜和大葱是驰名全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饭后无法去阅览室看报,因为那里照例是蒜味熏天。

男生宿舍是 8 人一大间,同屋有廷荣懋(改名廷懋,内蒙政军首长之一)、郭学钧(改名郭林军,20 世纪 80 年代初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同班有王广义(改名王路宾,80 年代初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袁乃康(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已荣休)。女同学中郑柏林最诚恳、最用功,难怪她自新加坡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中曾刊过专文介绍赞扬她的教研成果。其余有成就的校友还不少,不能一一列举。1981 年 10 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7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宴会坐在湖北省省长韩宁夫的右手边,才发现他是 1935 年秋入学的山大校友?郭学钧在京面告:七七事变以前,凡是山西到山大“留学”的,每人每年都得到阎锡山 200 元的支助;根据这一重要史实,再参照以上我所做的欠系统的、主观的、但绝非无据的杂忆和评述,不难想见解放前山大在全国高级学府中应占的地位。

1933~1934 年我在山大的一年,是我一生英文进步很猛的一年,是我身高达到极限的第一年,是广义教育行万里路的第一年;由于青岛大自然的号召,又是我一生“美育”开始的一年。

(何炳棣,1933~1934 年就读山东大学化学系,1952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曾先后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并当选美国亚洲学会会长,出版学术著作多部。本文系《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第四章,转载于此代为序,并向山东大学各位前辈表示崇高敬意——作者注)

[illegible]

大学

鲁迅大学始末 / 46

.....

戴安澜将军的故事 / 108

.....

吴富恒——68岁出任山大校长 / 180

•
•
•
•
•
•
•
•
•
•

满眼看去皆风景 / 210

记录

过去的日子很匆忙 / 225

静水流深 / 227

说好明天不分手 / 230

星星

洪水的“洪” / 235

小单 / 237

琴台遗韵 / 240

永恒

山高人为峰——山大校园名人雕塑 / 53

直取性情真——山大教授书画 / 113

凝固的艺术——山大校园建筑 / 183

百年铸风度——山大珍贵老照片 / 243



仰望

陈同燮与古希腊罗马史——王仲荦 / 257

忆华山同志——孙思白 / 260

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赵俐生 / 267

一条清流——许佳仁 / 274

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

——赵俐生 / 281

结语

这里是山大，这里有你愿意听的好故事 / 287

大学
.....

从杏坛讲学和稷下学宫到泮源书院
从登州会馆到山东大学堂和山东大学

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故事版本

从形态和血脉的继承与延续方面讲，从杏坛讲学和稷下学宫到泮源书院，再从登州会馆到山东大学堂，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关系顺序，是有线索串联着的，那就是齐鲁大地两千年来贯穿持久一脉相传的文化脉络。

曲阜杏坛，是孔丘孔子孔圣人讲学的地方。杏坛流传后世因庄子在一则寓言中说到的典故。他说，孔子到处圈人讲课，每到一处就栽上一些杏树，他在杏树下授业。《庄子·杂篇·渔夫》：“孔子游乎缁帙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清代大学者顾炎武认为，《庄子》书中凡是讲孔子的，采用的都是语言的写法，杏坛不必实坛。后来人们就根据庄子的这则寓言，把“杏坛”称作孔子讲学的地方，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地方。到了宋代，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将大殿后移，在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杏坛”自此成为教育的圣地的代名词。但那时还只有坛，到了金代建亭，明代隆庆三年改造成重檐方亭。亭下的“杏坛”二字碑由党怀英题写，清乾隆皇帝的则题写了“杏坛赞碑”。

孔子后裔 60 代衍圣公作《题杏坛》：“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什么意思？杏坛原本没有，那时后人臆造出来的，但孔子的思想却永在。杏坛的名人当然是孔夫子，还有他的 72 弟子。

“稷下”，与杏坛一样也是一个无限神圣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的发生地。与杏坛是孔子个人讲学形成巨大影响的不同是，稷下形成学宫，不是后人臆造，而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齐桓公为实现自己“一匡天下”的理想，在齐国首都临淄稷门附近建立的官办大学，或称“国家研究院”，名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面向国内外广招天下贤才，传道授业，答疑解惑，争道论述，平等处之。一时盛名天下，贤才达人云集稷下，“百家争鸣”，学术自由，论个不亦乐乎，争个面红耳赤，成为思想文化的发端与中心。

稷下学宫的出现及其成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不但开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新风，更使齐国受益。天下贤士齐聚稷下学宫，实行的是“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将学者尊封为“大夫”，称为稷下先生。先生们为齐国发展出谋划策，力求建设，使之很快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国。齐国君王换了几代，却有 150 多年的存在，国家依然兴盛，是与稷下先生们的贡献分不开的。稷下学宫的那些贡献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管仲、荀况、孟子……当然还有齐桓公、齐宣王、齐闵王、田单，他们的存在才是稷下学宫存在的生命之源。

登州文会馆，被称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因为它的发展足迹告诉我们，其后享誉国内外的齐鲁大学就脱胎于登州会馆。其创办人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他 1864 年正月来到山东蓬莱，与早先到来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城西北观音庙办起了一座寄宿的“蒙塾”，又经过后来的增舍扩建，1872 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当时，全国学校多以书院称之，唯有登州文会馆的名称介于中外之间，这也为日后改称大学打下基础。1876 年，文会馆第一批学生 3 人，经过长达 12 年的学习终于毕业，他们是李青山、邹立文、李

秉义。这是中国最接近于现代大学制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义和团运动时期,登州文会馆遭受严重破坏,校址由登州搬迁至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益都创办的广德书院中的大学班合并,并改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与益都的神学院合并迁到济南,正式组建为齐鲁大学。

撇开教会的背景不谈,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所大学,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影响深远。位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位在济南的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人,无不有着深厚的登州文会馆背景。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想到的最佳人选首先是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和赫士。赫士博士亲自挂帅,率文会馆的一班人马,沿用文会馆办学方法、校规,甚至课本、教材、教学仪器设备,都来自文会馆,于1901年10月在济南泺源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山东大学堂。由于袁世凯和赫士博士在创办山东大学堂以及引领全国创办大学规章制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慈禧太后专门传旨全国予以嘉奖。慈禧太后还受命山东大学堂赫士博士替清廷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以及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而赫士博士推广出去的那些办学宗旨,无不首先在山东大学堂实施,然后交清廷布施。

泺源书院,建在济南。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山东巡抚岳濬奉“省会之地仍各建书院,以作育人才”谕旨,并得银子千两,将都指挥使司旧址改建为泺源书院。乾隆六年(1741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倡议社会各界捐助对泺源书院进行修葺,扩建院舍,并形成规模。七年之后,泺源书院制定《训课条规》,提出了“为学莫先于立志,力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嘉庆九年(1804年)山东巡抚铁保,道光八年(1828年)山东巡抚琦善,先后为泺源书院各捐赠白银15200两,用于修缮,建舍,购书。道光二十一年山东巡抚托浑布、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又先后对泺源书院进行三次重修,经费充裕,藏书丰富,斋舍宽敞,成为清代



山东最大的书院,在全国也是规模和名声最大的书院之一。

著名学者匡源、沈起元、毕沅、桑调元、何绍基在此任教。匡源任泅源书院山长、讲学 17 年,弟子多达 3000 多人,培养出清代状元曹鸿勋、著名学者柯劭忞等著名人物,影响深远,是齐鲁文脉绵远流长的重要载体。

1901 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准将泅源书院原地改为山东高等大学堂,就是现在山东大学的起点,1926 年正式改称“山东大学”。

可以看出,从孔圣人的杏坛讲学,到传播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平等自由的稷下学宫,再到大儒云集,传输儒学的泅源书院和具有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文会馆,都是以自己的精髓浸入他们的精神继承者山东大学。杏坛讲学和稷下学宫像广袤清净的青藏高原,千万年来融喜马拉雅涓涓溪流,汇河而下,选择各自不同的路径,奔流到海。应该说,现在的山东大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开放的齐国文化和文会馆,一个是包容的鲁国文化和泅源书院。两条文化的大河,汇入大海,融和碰撞,时而掀起巨大的涛浪,包涵万千,巍巍壮观;时而平静如镜,思与辩,静水流深。

文脉如血脉,山河无阻。

几度风雨 几度沧桑

百年来山东大学的几次重大变迁

在山东大学近一百一十年的历史中,曾经历了几次重大变迁,可谓悲欢离合尽在风雨中,沧海变桑田与时代共命运。

1901 年,山东大学堂在济南创建

1914 年,官立山东大学堂被“一分为六”

1926 年,合六为一组建省立山东大学

1928 年,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1937 年,抗战爆发山东大学内迁并入中央大学

1946 年,山东大学复校

1950 年,山大与华大合并,齐鲁大学一些专业并入山大

1955 年,山大成立迁校委员会酝酿内迁郑州

1958 年,山大由青岛迁济南,相关专业组建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

1969 年,“文革”时期改名鲁迅大学,后文科迁至曲阜称山大,理科留济改建山东科技大学

1974 年 2 月,山东大学文科回迁济南恢复原山东大学建制

2000 年 7 月 22 日,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为新山东大学

